

東西方印章比較研究—以神話肖形印為例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Seals & Stamps - the Case of Myth Portrait Seals

林文彥

Lin Wen-Yen

嘉南藥理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系特聘專技教授兼系主任

西泠印社社員

摘要

世界五大古文明發展中，文字、圖像等視覺符號都經歷過一段輝煌的歲月，也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特質——對印章的擁有和使用，由於各自受到地域的圍限、使用內容的不同、民族性的影響……等因素，不論印章的起源、用途、形制、印面表現與佩戴方式，都分別呈現或同或異的風格，發展出迥異的印章文明。

隨著歷史的遞嬗，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古印度河（Indus）、古埃及（Ancient Egypt）及馬雅（Maya）等四大文明的印章逐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唯獨中國印章至今仍常盛不衰。

東、西方印章儘管形制或有異同，值得注意的是其部分原始功能都做為護符與封緘之用，所使用的載體儘管或因地區不同，也都以印章或封泥印蛻為主。

本文主要透過東、西方印章中所產生的肖形圖紋印蛻，藉由神話中神祇、神獸等不同的面相，探討、比較東西方印章中相關類別肖形印之異同。

【關鍵字】 印章、滾筒印、押捺印、肖形印、神祇、神獸

一、前言

世界上的古文明國家，印章伴隨著文明的形成一起產生，不斷遞嬗演進；從美索不達米亞（簡稱「美索」）地區、古印度河(Indus)流域及波斯灣地區、古埃及(Ancient Egyptian)、西亞北部（含愛琴海、西臺-Hittites、大夏-Bactria、安息-Parthia、波斯-Persia——今阿富汗北部、伊朗境內等地區），這些地域印章的產生比中國還領先兩、三千多年；此外，20 世紀五〇年代破譯的南美洲馬雅文明也出現了印章。

這些古文明區域的早期建築與雕刻、石碑、壁畫等，在歲月無情的洗禮與環境的侵蝕、人為的破壞下，多半都已殘缺不全，但是古代民族的政治、宗教、藝術和生活上的記錄，仍然透過圖像保存在方寸印面當中；有些古代的生活方式——如伊拉克的葦草家屋，透過滾筒印的圖像比較，與現代的家屋建築彷彿如重建一般，歷久不變。

19 世紀之後，透過原始考古探險，不斷出土許多上古遺物，時至今日，印章與封泥仍是西方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

廣義的「近東」東起古印度河流域的中亞細亞，西達東地中海，北到黑海、裏海南岸，南抵尼羅河、紅海沿岸的廣袤地域，除了上述五大文明加上絲路沿線的尼泊爾、西藏、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羅馬，另含米諾安(Minoan)、邁錫尼(Mycenaean)、希臘、拜占庭(Byzantine)等地區，構築了東西方印章的重要版圖，也發展出起源、用途、形制、印面表現與佩戴方式迥異的印章文明。

二、本文

近東、絲路及西方印章不論是鈕釦形、滾筒印、押捺印印章，除阿拉伯與波斯印章或全然採用阿拉伯文，印度、尼泊爾、西藏、巴基斯坦等使用梵文外，大抵皆以圖紋或搭配文字做為印章的主題，印章的表現形式繁複多變，單就肖形圖紋便衍生極為豐饒的品類與紋樣，或簡或繁，為印章藝術提供了極其瑰麗的方寸藝術，也為「比較印章學」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視野。

以下針對近東、絲路及西方印章、封泥與中國印章中的肖形印蛻，透過神話中神祇、神獸等不同面相，舉其大略比較其中的異同，並就教於海內、外方家。

(一)神祇：

從西元前 3,500 年前的烏拜德(Ubaid)時期開始，由於大自然中的山川、日月、星辰與雷電、風暴等無時不刻主宰著人類的生活作息，因此最早進入美索的蘇美人對天體與自然界無形中由畏懼而產生崇敬，由祭拜神靈祈求幫助或心靈的寄託，進而產生了宗教——這些泛神論的進程與世界各地原始人的信仰都極為類似。宗教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基礎，也是推展文化的動力，在建築、雕刻、石碑、壁畫、文學與印章中，也都成為藝術創造的主要泉源。

在古代近東，宗教綿延了數千年之久，統治的朝代又歷經蘇美、阿卡德、巴比倫與亞述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階級的出現，每一個民族也都創造出無數的神靈。對蘇美人而言，舉凡天上的星辰、大地的山川，日常生活賴以生存、工作的機械與工具等，都有相對應的神祇，幾乎每一項活動或心靈寄託都與神有關。

這些繁多的神祇與希臘眾神一樣，除了具有超凡的能力以確保人世間的秩序和正義，祂們也與凡人一樣帶有嗔癡情緒，眾神之間也互有親屬關係；有時因不同民族祭拜或職務的需要，某些神祇會忽男忽女，性別轉換——這些是其他文明

鮮少之處。

在眾多的神祇當中，透過宗教概念的衍生，有些地方的神會晉升成全國的主神；經由不同的統治時期，會由不同的統治者接續繼承，因此也發生一個主神可能因時期不同而會有不同的名稱。有些神祇受到不同民族統治的影響，儘管職司的功能雖然相同，不同時期的神明名稱也相對不同。

由於神祇的個性鮮明，從神話中顯示的職司功能，透過建築、雕刻、石碑、壁畫、界石與印章所描繪的圖像，我們也往往看到許多象徵不同神明的物件——如動物、植物或其他符號，甚至從其衣著裝束與附加的場景部件，可加以解讀其所蘊含的意義——這一點與其他文明的印章所呈現的神祇形象有極大的不同。

在古代近東有許多「界石」(kuduru，或稱「礎石」)，是王室贈與文書，記錄在各種形狀的石碑上。這些界石是官方文件，例如卡賽(Kassite，或稱卡西特)國王為賞賜他們的近親或宮廷裡傑出的官吏藉此授予土地；牠們大部分是卡賽王朝接納自美索不達米亞的神明。認可這項證明的眾神，通常以牠們自身的象徵出現在石碑上(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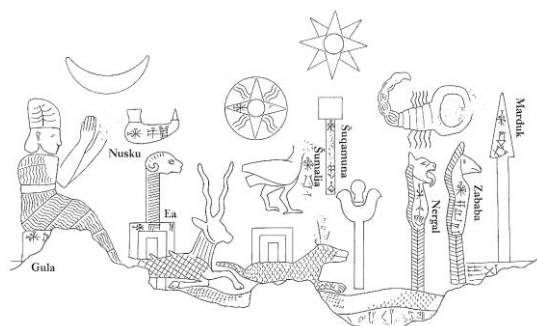


圖1 伊朗西南方蘇薩地區出土
西元前13世紀刻有巴比倫神祇象徵符號的界石摹本
(摘自《神符》)



圖2 伊朗西南方蘇薩地區出土
西元前12世紀梅里希舒國王界石
(摘自《文曙》)

這些「界石」大多數出現在神殿裡面，最著名的當屬來自伊朗西南方原伊蘭（Elam，或稱埃蘭）首都蘇薩(Susa)衛城遺丘，所發現的一塊因戰爭而獲取的古代巴比倫梅理希舒二世（Melishishu II，1,185-1,171BC 在位）國王的大「界石」，上面所雕刻的符號，銘刻了代表眾神的象徵圖像（圖2）。在兩面當中的一面，用阿卡德文刻出來的長篇文字中，記載著國王梅理希舒二世將土地轉讓給幾位兒子的條文。在另外一面，印證這項行為的諸神，以祂們的象徵或屬性標誌，出現在上下疊列的五個行次裡。

在「界石」的頂部鎮座著三位天體之神的象徵符號：依序是月神辛（Sîn，或南納-Nanna、茲恩-Suen）的月，愛情與戰爭女神伊希塔(Išhtar)的星星以及太陽神沙瑪什（閃語 Samash，蘇美語稱烏多-Utu、Uttu）的太陽盤。在其下緊接著羅列的是美索地區中最主要的神祇，自左至右分別是：眾神之父天神安(An，阿奴-Anu)以及祂的兒子大氣之神恩利爾(Enlil)，兩者都以頭上帶角的錐形頭冠來呈現；其次是另一個兒子艾阿(Ea，或稱恩基-Enki)，智慧與冥府淡水之神，以頂著公羊頭的羊頭魚來表示；在祂旁邊是山岳女王寧護爾撒格(Ninhursag) 女神。

下一層登場的是戰爭與破壞之神，自左至右分別是：以頂著三叉戟的龍呈現的尼爾格爾(Nergal)；以猛禽頭呈現的札巴巴（Zababa，祂是戰神，也是巴比倫地區北部基什-kish 城的地方神）；以帶翅獅子頭圖像呈現的寧烏爾塔(Ninurta)。

再下一層，加入了在卡賽時代起增添影響力的一些神。自左至右分別是：馬杜克(Marduk)，後來變成巴比倫的主神，形象為頂著尖形鋤的有角龍；接著是祂的兒子納布(Nabu)，書記之神，以楔形尖筆、泥板和蛇龍做為象徵；最右邊是女醫神古拉(Gula)，象徵動物為狗。

在第四層，主要有雷雨之神阿達德(Adad)，以公牛上面有光叉來顯示；其次

是火神努斯庫(Nusku, 奴希庫-Nushiku 或讀為 Nuska), 以木鞋狀的油燈來表達；接著是農業保護神達剛(Dagan), 也是拉卡希(Lagas, Lagaš, 或稱拉伽斯)國的寧吉爾蘇(Ningirsu)城主神, 以犁為象徵。

再右邊, 則出現完全不同的神, 雖與美索不達米亞並無什麼淵源, 但與卡賽眾神有關；兩隻側面的鳥顯示兩位卡賽神舒夸穆納(Shuqamuna)及其同伴希瑪利亞(Shimaliya), 牠們是王室的守護者。

在界石的最底層, 可見帶角的蛇與蠍子, 牠們與地下世界冥府的神靈有所關聯。一直到西元前第七世紀, 在美索南部地區仍使用「界石」¹。

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是一個神與人共治的地區, 對蘇美人而言, 主要的神祇有：

1. 安 (An, 阿奴-Anu)：

在楔形文字中「安」呈現的符號是星星(𐎶), 與神(𐎵)的符號近似, 表示明亮、光明與神聖, 有神聖的意涵；在蘇美名詞中也代表「天堂」, 亦即天神。祂的妻子是大地女神烏拉斯(Uraš)；在後來的傳說中祂娶了基 (Ki)。之後隨著巴比倫的神話阿奴(Anu)有了一個妻子安圖 (Antu), 這一個原先的安(An), 在蘇美人的傳統中就從大地女神基 (Ki) 被分離出來, 並創造宇宙、接管了天堂²。大約在西元前 3,000 年祂被列為眾神之首, 是至高神、天王, 也象徵權力與正義；祭拜祂的城市是烏魯克(Uruk)。在卡賽和新亞述藝術中, 阿奴(Anu)的標誌是一頂多層的錐形角冠 (圖 3)。

¹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委會編：《文明曙光：美索不達米亞》，國立歷史博物館 2011 年 8 月版，第 227、228 頁。

²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30.

在後來，祂將最高權力讓位給其他神祇，起初是恩利爾(Enlil)，之後是馬杜克(Marduk)。



圖3 約西元前 2,100-前 1,800 年
烏爾第三王朝～伊辛-拉爾薩時代
謁見場合滾筒印跡，右邊是天神
安。(摘自《銘古》)

2. 恩利爾(Enlil)：

阿卡德(Akkad)語 Ellil，是風與大氣之神，在蘇美語中風神是風的主人、空氣之王；祂不僅統馭大風暴，也是地球的統治者，主宰著人類的命運。

在美索的萬神殿中祂是最重要的神之一，後承襲安的君權成為萬神之首。其神殿在蘇美北部邊緣尼普爾(Nippur)的庫爾神廟(E-kur，簡稱「山屋」)，通常人們用「疾風暴雨」和「野牛」來形容祂的個性。

在新亞述藝術中恩利爾的象徵符號也是錐形角帽，象徵物為光叉和公牛；在天文學中則與牧夫(Boötes)星座有關³。

3. 恩基(Enki)、阿勃祖(Abzu, Apsû)和艾阿(Ea)：

恩基(阿卡德語艾阿-Ea)，意為「土地的管理者」，負責土地的灌溉，是統治宇宙間所有淡水與冥界的神，也是所有神祇中最具理性、創造與仁慈的神，因此被尊為水神和智慧之神，曾為蘇美的主神。

恩基被認為自上帝創世之前就已經和阿勃祖(Abzu，或稱 Apsû)兩者互有混淆，原先阿勃祖與恩基都是特定領域和家庭智慧之神。阿勃祖原是怪獸提阿馬特(Tiāmat)的情人，當恩基殺死阿勃祖後，就在殺死屍體處建立了自己的家，阿勃祖的名字也從此轉移到恩基身上；恩基是美索南部埃利都(Eridu)的保護神，其神殿在埃利都稱為「阿勃祖廟」(E-abzu)，又名「深淵之家」。從烏爾(Ur)所發現的阿卡德期滾筒印中，大約從 Šamaš(沙瑪什，或稱烏圖-Utu)出現起，艾阿(Ea)神就接收了另一個 Apsû 神⁴。

³ 同上注，p.76。

在藝術表現中恩基被描繪為帶有長鬍子坐著的神，頭上戴著多而長的牛角帽和打褶的長袍；身上有水從懷裡流到地面，有時伴隨著流水會有游動的魚群圖像。

在蘇美神話中，烏龜原來專屬於淡水神阿勃祖(Abzu)；從史前時代起，則與阿卡德時期的神艾阿（或稱恩基）相關的藝術做結合⁵。

做為淡水深淵之神的神的艾阿，象徵動物是山羊頭魚身、烏龜和青蛙。從碑刻、壁畫和印章中，可從肩膀上流動的魚、溪流以及從瓶子湧出的流水來辨識祂的身分；這些流水意味著肥沃的淡水，也是萬物生命的泉源（圖 4）。



圖 4 西元前 18 世紀-前 17 世紀
美索地區神話場景滾筒印跡，右方是太陽神，
正面站在兩隻羊魚上面的是水神艾阿。
(摘自《美藝》)



圖 5 約西元前 2,150-前 2,100 年
新蘇美時期初葉
拿著噴水瓶子的女神
(摘自《文曙》)

此外，在新蘇美時期初葉（約西元前 2,150-前 2,100 年）有一個可能源自巴比倫的拿著噴水瓶子的女神小雕像（圖 5），從圖像顯示她穿著從新蘇美時期開始，就特別屬於神明專用的「高那克斯」毛巾條狀服裝，很可能和水與深淵之神恩基-艾阿的超能力量結合在一起。雕像上的描繪與水和深淵之神的神恩基-艾阿相同，可確認這尊雕像是水神的象徵，只是在這個時期是以女神的姿態出現⁶。有時伴隨她的是兩面神大臣 Isimud (Usmû)，阿卡德時期則稱為阿達(Adda)。

⁴ 同注 2，p.27。

⁵ 同上注及注 2，p.179。

⁶ 同注 2，p.56、75、110 及注 1，第 156、176 頁。

4.馬杜克(Marduk)：

名字意為「暴風雨之子」，被認為是艾阿(Ea)的兒子。

在《聖經》中初起為暴風雨之神，約西元前 2,000 年巴比倫崛起之後，創世紀神話中勇敢迎戰連安都不敢交戰的怪物提阿馬特(Tiāmat)，才取代安成為眾神之首；在卡賽時期，祂被巴比倫人尊為眾神之主、萬王之王，也是萬物的創造者、正義和法律的保護神和巴比倫的主神。

在亞述時期，祂是征服混沌和開創天地的英雄，也成為代表亞述主神阿舒爾(Aššur) 神的標誌。祂的象徵物是鐵鍬和名為姆修舒(Mušhuššu 或穆希胡希舒-Mushhushshu)的龍⁷（圖 6、7）以及獅、蛇、鷹合體的神獸。



圖 6 大英博物館藏帶牲畜祭獻場景的滾筒印跡
前面的蛇龍是馬杜克的象徵物(摘自《巴修》)



圖 7 馬杜克神和祂的蛇龍
姆修舒-mušhuššu (摘自《美強》)

5.南納(Nanna，Nannar)、茲恩(Suen)或南納-茲恩(Nanna-Suen)：

在蘇美，月亮神稱為南納或茲恩，有時也將兩個名字連在一起稱為南納-茲恩，在阿卡德語則稱為辛(Sîn)。

南納可驅走黑暗、知曉命運；由於祂是月神，古代蘇美人認為天文知識來自月亮，因此祂也意味著知識——這一點與埃及的知識之神托特(Thoth)神相同。

南納是恩利爾(Enlil)和寧利勒(Ninlil)的兒子，也是烏爾(Ur)城和哈蘭(Harran)的保護神；除了以新月做為象徵，祂的象徵獸是公牛或獅頭龍（圖 8）。

⁷ 陳曉紅、毛銳：《失落的文明·巴比倫》，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2 月版，第 100 頁，及注 1，第 252、156 頁。



圖 8 西元前 18-前 17 世紀
帶狼牙棒之國王滾筒印跡
背景上方的一輪新月是辛神的象徵
(摘自《文曙》)

6. 烏多 (Utu、Uttu，或稱烏圖-Uto) 和沙瑪什 (Šamaš、Samash、Shamash，或稱「夏馬修」)：

蘇美語稱烏多(Utu)，阿卡德語稱為沙瑪什 (Šamaš，或稱「夏馬修」)，意皆「太陽」之意。祂的父親是月神南納，孿生兄妹是伊南娜。

在亞述統治期間，承襲了巴比倫的宗教、文化與文字中的蘇美、巴比倫諸神，最初祂因亞述人尚武好戰而被尊為武士之神，同時也執掌豐饒，主宰人間的風調雨順，繼而成為亞述人的太陽神。由於祂也是心靈休憩的所在，因此也代表正義之神。在各部落和民族的神祇相繼成為全國主神後，祂也提升成亞述的主神阿舒爾神與眾神之王，後被征服混沌和開創天地的英雄馬杜克神取代。

在阿卡德印章中，最常見的太陽神沙瑪什圖像常以光線從祂的肩膀上發出和顯示出兩山之間升起的特性做為鑑定的象徵；有時也會以透過人物肩膀竄出的火焰以及祂特別喜愛的武器——有鋸齒的刀或右手拿著正義之環，腳踏著象徵山岳的小凳或手上握著象徵神權正義的環與杖，以做為辨認沙瑪什的形象特徵 (圖 9)。祂是希帕爾(Sippar)和拉爾薩(Larsa)的保護神，其象徵符號是帶翼的太陽盤 (或稱「會放光的圓盤」)，這種帶翼圓盤的形象引自埃及⁸。



圖 9 大英博物館藏滾筒印跡
右二是太陽神手拿正義之環、腳踏象徵山岳的小凳
右方是水神艾阿
(摘自《巴修》)

⁸ 同注 2，pp.182-184 及注 1，第 176 頁；注 7，第 102 頁及周旻樺：《文明的搖籃—美索不達米亞》，國立歷史博物館 2011 年 3 月版，第 25 頁。

7. 伊南娜(Inana, Inanna)、伊希塔(Ištar)與納倫蒂(Narundi)：

蘇美語中伊南娜(Inana)之意為「天之女王」，金星的化身，阿卡德語稱為伊希塔(Ištar，初期稱 Eštar)，是古代美索地區各時期中最最重要的女神。

伊南娜是愛與美的象徵、偉大母性的代表，除了是美神、愛神、豐饒之神、生產之神，同時也是戰神，既有殘酷的性格，也兼富果敢的精神。比較特殊的是她通常以女性出現，做為愛神會以婀娜動人的體態，相當於羅馬人的維納斯(Venus)和希臘人的阿弗洛黛忒(Aphrodite)，偶爾則會以男性姿態出現。

此外，做為掌管愛情與戰爭女神的伊希塔，象徵物是拿著「獅子錘」和彎刀的裝束(圖 10)。象徵的動物則是獅子(習見於巴比倫「行列大道」中伊希塔城門及牆面上，圖 11)；祭拜的中心在烏魯克、基什(Kish)，阿嘉德(Agade)和阿比爾(Arba'il)。



圖 10 芝加哥東方學院博物館藏古巴比倫滾筒印跡
中間正面手拿武器的是戰爭女神伊希塔
(摘自《巴修》)



圖 11 巴比倫「行列大道」中伊希塔城門及牆面上伊希塔女神的象徵獸獅子
(摘自《文曙》)

蝎子在史前時代已開始聞名，但直到卡賽時期，在界石上才對其標記為女神 Išhara 的象徵。蝎子在印章或石雕中經常會提到伊恩卡哈拉(Iskhara)——她是卡賽神殿中很少人知道的女神，她與伊希塔(Ištar)，被稱為是海中的「聖塚女神」⁹。

在神話中伊希塔一步一步取得其他不同女神的個性，第一位就是蘇美的植物、愛情和生育的女神伊南娜。

伊南娜是掌管豐饒繁衍的女神，也是烏魯克城的守護神；從阿卡德時期起，伊南娜則被稱為伊希塔(Ishtar)，為愛與戰爭之女神。

⁹ 同注 2，pp.160-161、William Hayes Ward: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p.405.及 Henritta McCall: *Mesopotamian Myths*.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p.25。

伊南娜的象徵動物是神聖家畜（圖 12）的母羊、公羊、公牛和箭矢，此外，母獅子起初被認為是蘇美豐饒女神伊南娜的象徵動物，後來則衍伸為女神伊希塔的象徵。

在美索早王朝時期蘇薩出土的半身像中，附加一份銘文：「曼伊斯突蘇（Manishtusu）約西元前 2,269-前 2,255 年在位」，顯示這個雕像是艾斯彭(Eshpum)獻給女神納倫蒂(Narundi)的。艾斯彭是當時伊蘭(Elam，或稱埃蘭)的總督，而納倫蒂則是伊蘭的女神，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女神伊南娜或伊希塔職司的功能相近¹⁰。



圖 12 約西元前 3,100-前 2,900 年
美索地區 Djemdet-Nasr 時期
伊南娜女神的神聖動物滾筒印
(摘自《文曙》)

8. 依思庫爾(Iškur)或阿達德(Adad)：

依思庫爾 (Iškur) 在蘇美是風暴化身的神，在阿卡德稱為阿達德 (Adad，也稱阿達度-Addu 或阿達達-Adda) 神。依思庫爾 (阿達德) 通常被認為是天神安的兒子，在古老的傳說中則一致認為祂是恩利爾的兒子。

從早王朝時期神明的名冊中就出現了極可能是祭拜依思庫爾的符號(較接近的符號是「風」)，在一個巴比倫的城鎮卡爾卡拉(Karkara)屬於阿達德的祭拜中心裡祂的名字也被記載為「風」的符號。大約從西元前 2,000 年起被賦予主宰風暴的職能，因此是風暴之神、雷雨之神。

在蘇美南部，依思庫爾常與雷電風暴、冰雹和洪水掌控者連結在一起；阿達德也有一種幫助世人提供豐沛的雨水和山泉的形貌——在這個地區雨水對農耕可能更為重要。

阿達德的形象通常是站立在公牛背上、雙手握著箭石或以公牛上面有閃電來顯示；三叉霹靂戟則是阿達德的另一象徵。其象徵獸是獅頭龍和咆哮如雷的公

¹⁰ 同注 1，第 134 頁。

牛。在一枚滾筒印中，我們發現一位坐在龍旁邊的女神，從她持有的三叉霹靂戟可看出是阿達德(Adad)的象徵；而在這枚印章中阿達德也改以女神的姿態出現¹¹。(圖 13、14)



圖 13 伊拉克博物館藏 手拿三叉戟的
風暴雨雷雨之神阿達德 (摘自《巴修》)



圖 14 敘利亞的阿達德神面對女神、
人首牛人和蠍子等 (摘自《古藝》)

9. 努斯庫 (Nusku，或讀為 Nuska)：

努斯庫是恩利爾的兒子。在蘇美的傳統讚歌裡，努斯庫的獨特個性被做為與火和光相關的神。

在新亞述時期，努斯庫被發現於敘利亞西北部哈蘭受祭拜的眾神之中，在哈蘭祂被視為主神辛(Sîn)的兒子。

火神，代表焚燒祭品並將美妙的香味帶給眾神的神火。從卡賽到新巴比倫時期的美索藝術中，有時會出現一盞油燈的符號標記在界石上做為努斯庫的象徵¹²。(圖 15)



圖 15 努斯庫的象徵形符油燈
(摘自《古藝》)

10. 納布(Nabû)：

初期的名字是 Nabium，《聖經》中的 Nebo。傳說他發明了書寫，因此成為文字與書寫之神，也是作家的保護神。後來祂連結到艾阿(Ea，Enki)和馬杜克成為智慧之神（一說知識之神），在某些傳說中也吸取了寧努爾塔(Ninurta)的本能，並與灌溉和農耕做結合。在天文學中祂代表水星(Mercury)。

從卡賽時期之後納布成為巴比倫主神馬杜克的兒子，同時也是巴比倫附近波爾

¹¹ 同注 2，pp.110-111 及注 9，William Hayes Ward：《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pp.50-51。

¹² 同注 2，p.145。

希帕(Borsippa)的保護神。納布的象徵物是直立或水平的單片楔行板、書寫的尖筆和泥板，偶爾會伴同象徵動物蛇龍一起出現¹³。(圖 16、17)



圖 16 約西元前 625-前 539 年巴比倫使館印章印跡
最右邊直形板是納布的象徵物 (摘自《文曙》)



圖 17 拿著楔形書寫尖筆的納布摹本
旁邊是祂的象徵獸蛇龍 (摘自《神符》)

11. 古拉(Gula)、巴烏(Bau)和寧—依希娜(Nin-Isina)：

女神古拉的名字意為「偉大的」，是豐饒、生育女神與女醫神，最初這個名字屬於「伊辛女醫神」寧—依希娜(Nin-Isina)。

古拉的象徵動物是狗，在神殿中常見以小型的狗模型來祭拜她。從卡賽王 Burnaburiash 的瑪瑙滾筒印印跡，畫面裡顯示在角落裡的一隻狗，便是女神古拉(Gula)的象徵 (圖 18)。



圖 18
德國柏林 Vorderasiatisches 博物館藏
卡賽王 Burnaburiash 的瑪瑙滾筒印印跡
畫面角落的狗是女神古拉的象徵獸
(摘自《巴修》)

巴烏(Bau)是天神安的女兒，在美索，農業的女神也是指古拉或巴烏，祂是「偉大的母親」。在巴烏做為豐饒（生育）女神時，早期的迦勒底(Chaldean)元旦由國王古迪阿（Gudea，或稱古地亞）奉獻貢品給巴烏和她的丈夫寧吉爾蘇(Ningirsu)；而每年六月人們則提供了許多動物和水果做為祭獻品，巴烏也因

¹³ 同注 2，pp.133-134；注 1，第 252 頁。

此取代伊希塔成為豐饒（生育）女神的形象。

寧一依希娜(Nin-Isina)是伊辛的主神，但同時也是醫神，醫神的職權和古拉(Gula)重疊。她的象徵動物為狗，由於狗的唾液被視為具有治療效果，因此成為醫藥女神古拉的象徵動物，也被稱為「人類的萬靈藥」¹⁴。

12. 寧吉斯基達(Ningiškida)：

語源學中寧吉斯基達意為「美好樹木之主」，是地獄裡「醫生之主」寧拿祖(Ninazu)神的兒子，也是在蘇美的拉伽斯(Lagaš)國王古迪阿個人的神。祂的名字有時也宣稱為寧吉基達(Ningizzida)。

寧吉斯基達的象徵獸是一隻稱為巴斯姆(Bašmu)的有角蛇或龍，天文學中的星座是長蛇座(Hydra)¹⁵。

13. 杜木基(Dumuzi)：

杜木基做為灌溉和耕種牧者的草木之神（或稱田園之神，保護時令季節的豐饒能力），妻子是女神伊南娜（另有一說是伊希塔的情人）；而在其他傳說中，杜木基和寧吉斯基達則被認為是代表天神安（阿奴）在天堂之門的看守者。在美索地區的藝術中，涉及杜木基及描繪祂的故事似乎比較少。從美索不達米亞約西元前 2,300-前 2,200 年神話格鬥的滾筒印章中，描繪戴著角狀圓錐形頭冠的神之間的三場對打，組成了刻有伊利—阿希(Ili-Ahi)之名的滾筒印章。一位拿著彎形大刀的神砍殺另一位腰間纏著蛇的神。右邊有一位神緊緊抓住對手的頭髮。在旁邊，一位牛人與一位火焰繞身的神進行另一場打鬥（圖 19）。



圖 19 約西元前 2,300-前 2,200 年
帶有角狀圓錐形頭冠的神祇間神話格鬥之
滾筒印章與印跡（摘自《文曙》）



圖 20 描繪留在地獄中
腰際纏繞蛇的杜木基滾筒印跡
（摘自《美神》）

¹⁴ 同注 2，p.39、101 及注 11，William Hayes Ward：《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p.80、135。

¹⁵ 同注 2，pp.138-140。

這些神話格鬥有學者認為係象徵自然秩序的戲劇概念：在夏日，太陽灼熱的氣流摧毀所有的植物並且乾涸了大地；太陽神把這股氣流人格化，牛人則代表大地。其中某些精靈似乎是帶蛇的那位神祇的侍者，而人們則把帶蛇的神引喻成草木之神杜木基（圖 20）。祂在傳說故事中消失在地獄世界，象徵草木被夏日炙熱的太陽曬乾而枯死，在次年春天時則以更佳的狀態重新生長¹⁶。

14. 烏突(Uttu)：

在西元前第四千年的最後期，滾筒印章的主題繁多。在這件特羅 (Tello)出土的粗短印章中，簡化的動物形似蜘蛛，作一正一倒的方式排列成上下兩行（圖 21）。



圖 21 約西元前 3,100-前 2,900 年吉姆迪德·那斯爾期特羅出土的寫意蜘蛛滾筒印章及印跡
(摘自《文曙》)

在約西元前 3,100-前 2,900 年吉姆迪德·那斯爾(Djemdet-Nasr)時期所出現的蜘蛛圖像，經常和製作或搬運瓶子的婦女陶工像連結在一起——尤其蜘蛛僅見於此一時期的印章中，似乎無法解釋這種動物出現的確切原因。

直到幾個世紀後，從蘇美的神話作品裡，織網的蜘蛛才和掌管編織工藝的女神烏突(Uttu)結合在一起¹⁷。

15. 波斯時期的印章通常會顯示自己的風格，並點綴出和埃及、東地中海地區的廣泛接觸，有趣的是在獵鷹和埃及式烏加特(Wedjat、Oudjat)眼形圖像的邊緣，可看到埃及霍魯斯(Horus)神和法王的符號（圖 22）。

¹⁶ 同注 2，pp.72-73、183 及注 1，第 140 頁。

¹⁷ 同注 2，p.182 及潘潘、方振寧等著：《美索不達米亞藝術：藝術家專輯別冊》，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3 月版，第 67 頁。



圖 22 大英博物館藏
波斯時期的滾筒印印跡
可看到埃及神荷魯斯和法王的符號
(摘自《巴修》)

16.本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自塔里木盆地南方發現尼雅(今新疆省民豐縣)遺址，這個位於羅布泊(Lopliks)西北岸的地方，原為漢代鄯善王國的城市；從這個遺址出土了八百塊以上的木簡，使用的文字是與古印度貴霜王朝(Kushans or Indo-Scythians Dynasty)碑刻文字相同的佉盧文。

從出土木簡中所發現以押捺印章鈐印的封泥，除了一枚管理現在東方羅布泊地區的古鄯善行政官官印〔鄯善郡尉〕，字做中國漢篆處理；其他的封泥中有天宙斯(Zeus)、太陽神阿波羅(Apollo)、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愛神伊洛司(Eros)、大力士海克力士(Heracles)等圖像(圖 23)。這些西方的神祇圖像證明了西方文化透過陸上絲路，以古代希臘或羅馬的藝術風格逐漸向東方的塔里木盆地傳送¹⁸。



圖 23
尼雅廢址中發掘的鄯善郡尉
及外國圖像封泥印跡
(摘自《印藝》)

17.在美索南部的阿拉伯王國似乎對於星界神靈的崇拜也如同蘇美與巴比倫，最重要的是月神，祂通常也是各個城市的地方保護神，因此被以各種各樣的名字——包括巴比倫月神辛(Sîn，南娜-茲恩 Nanna-Suen)的簡稱。其次是神阿西塔(Athtar)，金星，與美索不達米亞女神伊希塔(Inana)有密切關係。第三個是太陽神，通常被稱為沙姆斯(Shams)，無疑地與巴比倫名為沙瑪什(Šamaš，烏多-Uto)的太陽神有關。

¹⁸ 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y Aurel Stein)，台灣中華書局 1988 年 5 月台四版，第 62 頁。及拙著：《印章藝術》，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9 年 5 月版，第 76-77 頁。

此外，阿拉伯也有許多直接借用自美索地區和敘利亞的神祇，例如在巴爾米拉(Palmyra) 先賢祠中就有：尼格爾(Nergal)，等同於希臘的海克力士(Herakles)；納布(Nabû)或尼波(Nebo)，則同阿波羅(Apollp)；敘利亞女神阿塔伽提斯(Atargatis)，也有可能是阿斯塔特(Astarte)——也就是伊希塔(Ištar / 伊南娜 Inana)和貝萊(Beltis, Bēlet-ilī)¹⁹。

18. Bes 或 Bisu：

是埃及遊戲和娛樂的神，形象為彎著矮腿、超大的頭、金魚眼、伸出舌頭與毛茸茸的尾巴，通常戴著一個大羽毛冠的頭飾。祂是一個神奇的保護神，避邪的力量特別與保護兒童和婦女的生育有關——就「生育」這一點與美索地區職司生育的伊南娜(Inana, Inanna / 伊希塔 Ištar / 納倫蒂 Narundi)或古拉(Gula / 巴烏 Bau / 寧—依希娜 Nin-Isina)相近。就記載中祂「從聖地」(東方——解釋為阿拉伯或巴比倫)，並呼籲「普歐尼(Puoni)的主」



圖 24
埃及遊戲和娛樂的神 Bes
(摘自《神符》)

(在非洲海岸紅海的 Punt)，因此某些埃及古物學家相信祂並非起源於埃及。此外，有數據顯示在公元前一千年祂廣泛存在於敘利亞、巴勒斯坦、亞述和巴比倫等地，在亞述和巴比倫可能被稱為佩蘇(Pessû)神²⁰。

除了美索地區的神祇，在其他文明中我們也看到印章中所呈現的神明圖像，只是這些圖像顯而易見都以當地的宗教、文化或傳說做為呈現的主題，透過整體圖像表現來闡述，不像美索地區的神明以附加圖像或代表的象徵動物、職務或其他部件來呈現。

¹⁹ 同注 2，p.35。

²⁰ 同注 2，pp.41-42。

史前的印度地區文明中心位於印度河(Indus River)流域及其鄰界區域，主要含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由於首先發現於巴基斯坦的哈拉帕(Harappa)，因此考古學上通稱「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為便於和歷史時代的「印度文明」(Indian Civilization)區分，本文中所稱的古印度文明概從英文 Indus Civilization 稱為「印度河文明」。

- 1.巴基斯坦有一鼻鈕圓形佛陀印，主要雕刻佛陀圖像，從古普塔(Gupta)時期的髮型樣式，可看出係西元 4 世紀以降風格（圖 25）。



圖 25 西元 4 世紀之後
印度河文明佛陀圖像印章
(摘自《絲章》)

- 2.濕婆神 (Shiva、Pashupati)：

從西元前 25-前 15 世紀(一稱西元前 3,000-前 2,000 年)摩罕佐·達羅(Mohenjo-daro)出土的陶土印章，現藏於新德里國立博物館。

圖案上的人像坐在台座，雙腳於前方作折疊坐姿，有若偉大的瑜珈行者；頭上有角（或戴有角的冠帽），手腕上戴有許多手環，周圍有犀牛、虎、象、水牛等動物環繞，象徵家畜之主（圖 26）。



圖 26
印度河文明摩罕佐·達羅出土的
濕婆神押捺印及封泥印跡
(摘自《印藝》)

許多學者都認為這是後世萬獸之王（Pashupati，濕婆神）的原型，並以為在宗

教上所環繞的犀牛、老虎、大象、水牛是代表著四方的方位神，象徵全宇宙，中心的坐像即為經常以四張臉的摩訶提婆(Mahadeva)身分現身的宇宙之主濕婆神²¹。

在印度教中，濕婆被視為世界最高位的神——等同於美索地區的天神安。傳說中的濕婆神無所不在，同時是知識之神、時間之神以及身兼創造者、破壞者和保護者，因此常被繪成三種臉：以笈多佛像呈現時，臉相呈現祥和、寧靜與智慧，象徵「保存」；化身女性時則手拈蓮花，象徵「創造」；化身男性時則張開大嘴，以蛇製頭飾、頭骨項鍊，面目多作猙獰狀象徵「毀滅」。在化身為半男半女的 Ardhanarishwar Shiva 神時，主要讓男女合為一體，象徵性能力的延續及宇宙合一的精神。

祂擁有千餘個名號及地、水、火、風、空、日、月、祭祀 8 種化身，形象常被描繪成 5 頭 3 眼 4 手，頭上有一彎新月做為裝飾，頭髮盤成犄角形，上有恆河的象徵物。手中分執三叉戟(Trishula)、水罐、神螺、鼓等法器；這一把稱作「阿賈伽瓦」的三叉戟，是閃電的象徵，標誌著祂也是風暴之神，此職司功能與美索地區的阿達德相同，頭上的新月則與月神南納（茲恩）形象同²²。

3. 蓐收：

同樣盤坐的印章見中國漢代〔蓐收〕銅印，蓐收相傳為少皞的兒子，名該，主要的職責是察看沉沒於西天的太陽是否安全，故別名「紅光」。

圖像作神人交足盤坐狀，頭上有兩角，手似有爪，執鉞，置於左肩；與《山海經·海外西經》中郭注云：「(蓐收)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所言合（圖 27）。



圖 27 漢銅印 蓐收圖像璽
(摘自《尚臆》)

²¹ 同注 18，拙著：《印章藝術》，第 52-53 頁及上野照夫：《インドの美術》，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1964 年 7 月、1981 年 4 月版，第 14-5 頁。

²² 約翰·鮑克作、蔡彥仁等譯，《認識世界宗教》，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第 21-23 頁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6 年 9 月 11 日 am9:16 瀏覽。

4. 七母神(Saptamatrika)：

在雙叉的菩提樹中央有像是女性的人像，前方立有七個女性人像，可能即為日後印度教(Hinduism)的七母神（圖 28），圖案應是表示某種宗教祭祀儀式。



圖 28
印度河文明
七母神押納印
(摘自《印影》)



圖 29
印度河文明
女夜叉封泥印跡
(摘自《印藝》)

5. 女夜叉(Yakshi)：

刻有一個女性人像坐在樹枝上，樹下有老虎仰望（圖 29），與著名的佛教桑奇(Sanchi)遺跡中第一塔東門的女夜叉像相似，以樹木為居處的夜叉(Yaksha)和女夜叉在後世的印度教、佛教與耆那教(Jaina)中極為普遍。

6. 伏羲：

先秦戰國時玉印，所刻圖像人首龍(或蛇)身，全裸（圖 30），原趙之謙舊藏，趙氏曾刻邊款云：「伏羲氏。」後刊於《濱虹草堂藏古鈐印》（簡稱《濱藏》），黃濱虹釋曰：「列子云，伏羲龍身，女媧蛇軀，此伏羲也，為秦漢古玉章。」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簡稱《肖臆》）釋云：「……伏羲畫像，有身上穿衣的，有身上似生兩翼的，也有半裸上身的，這鈕印中所刻的伏羲，似全裸其身，顯得比較原始。」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簡稱《璽圖》）從其說，認為係先秦戰國時物。圖像又見漢陶器伏羲畫像、西漢始元三年畫像磚。



圖 30 伏羲圖像璽
(摘自《肖臆》)



圖 31 西元前第二千年初
拉爾薩出土赤陶
帶翼女神伊南娜陶板
(摘自《文曙》)

從早期伏羲畫像「有身上似生兩翼的」，檢美索地區許多滾筒印也都有帶翼神祇的圖像，尤其在新巴比倫時期，更常見到帶翼的英雄與動物或怪物格鬥的場景。

在西元前第二千年初從拉爾薩(Larsa)出土一件帶翼女神赤陶陶板，女神裸身，帶著翅膀，頭戴角狀圓錐形冠；所描寫的是美索眾神中最重要女神伊希塔，敘述她下地獄穿著「羽衣」的神話故事（圖 31）。做為東西方的神話女神，人們在無意中透過宗教的超凡想像竟然會完全相同²³。

7. 帝俊：帝俊是中國古代東方殷民族所祀奉的上帝，鳥首熊身，見於漢畫像如山東嘉祥武氏祠堂、諸城地區東漢光和畫像磚中，光和畫像磚刻鳥首、熊身、兩足踐蛇。此印兩鳥頭，熊身，腰部飾有一蛇狀物，雙手分別按住蛇首蛇尾，係戰國時代銅印，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圖 32）。

如前述在美索地區神話格鬥的滾筒印章中有一位腰間纏著蛇的神，人們將帶蛇的神比擬成草木之神杜木基(Dumuzi)，他是女神伊希塔的丈夫（另一說為情人），在伊希塔下地獄的神話故事中取代她而留在地獄世界，以待春天能再重生²⁴。

關於「一身兩頭」，《肖臆》云：「可能是後來發展起來的形象，猶如『比翼鳥』、『比肩獸』之類，當時或許作為祥瑞之兆。」葉其峰《故宮博物院藏肖形印選》（簡稱《故肖》）及康殷《古圖形璽印彙》（簡稱《璽彙》）續集載有「兩首鳥紋璽」，一圓、一方皆白文，圖紋作連體狀，前者兩首併連、後者兩首自頸部中分，俱兩足（圖 33、34）。



圖 32 上海博物館藏



圖 33 故宮博物院藏



圖 34 《璽續》所錄

²³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3 年 9 月版，第 42-43 頁；徐暢：《先秦璽印圖說》，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第 55-56 頁及注 1，第 182 頁。

²⁴ 同上注，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第 8 頁及注 11。

帝俊璽（摘自《上博》） 兩首鳥紋璽（摘自《故尚》） 兩首鳥紋璽（摘自《璽續》）

《山海經·海外西經》載：「奇肱之國，有鳥焉，兩頭赤青色。」又《西山經》亦云其鳥多鸛，其狀如鵠，赤墨而兩首四足，可以御火。就所載，顯與《海外西經》所云合。

8. 御龍印：

中國《史記·封禪書》、《莊子·逍遙遊》、《神仙傳·彭祖傳》、《山海經·海外南經》多女媧、黃帝、仙人「御龍升天」的傳說，又載於屈原《離騷》、漢代班固、張衡等著述中。圖像見長沙戰國楚墓帛畫、山東嘉祥武梁祠石刻畫像、河南鄭州出土漢畫像磚及洛陽澗西七里河東漢墓出土陶器上的裝飾；主要將宗教及浪漫的想像，以栩栩如生的造型表現手法呈顯傳說的畫境。

《尚臆》原載印皆漢銅印，其中山東博物館所藏原印稍殘，《故尚》載有同紋印乙枚，圖像較佳（圖 35）；徐暢《璽圖》改釋為「御龍升仙圖像璽」，戰國時物²⁵。



圖 35 御龍圖像璽（摘自《尚全》、《尚臆》、《故尚》）

9. 神人操蛇印：

《山海經》中多操蛇之神，通常作正面人形，或兩手各操一蛇；或虎首人身，銜蛇、操蛇；或人面獸身，珥兩青蛇。

曾侯乙墓墓主內外棺頭檔繪有三組兩手操蛇之神，證之早期眾多狩獵紋銅壺紋飾多操蛇神怪，知為戰國時捕蛇普遍題材。此外，河南信陽戰國墓出土的錦瑟畫殘片及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漆棺畫像皆可見操蛇神人圖像。

²⁵ 同注 23，王伯敏：《古尚形印臆釋》，第 40-41 頁；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第 390-391 頁及溫廷寬：《中國尚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版，第 116 頁。

《肖臆》所載印章首例為上海博物館藏，第二件傳為安徽壽縣出土，原錄於《濱藏》，現藏於北京故宮；後兩件見於《十鐘山房印舉》（簡稱《十鐘》）。載於《十鐘》的圓形印人作側形、挽髻，北京歷史博物館另藏有方形印乙方，圖像較佳（圖 36）；從圖像類近秦俑，徐暢認為年代當在戰國晚期至秦之間。



圖 36 神人操蛇圖像璽（摘自《上博》、《肖臆》、《故肖》、《璽圖》）

10.飛廉：

圖像作獸身、兩翼、雙角，一圓、一方，現藏北京故宮，戰國時物（圖 37）。



圖 37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飛廉圖像璽（摘自《故肖》、《璽彙》）

湖北江陵楚墓有〔虎座立風〕鳥背長鹿角一對，昂首展翅立於虎背之上；馬王堆一號漢墓漆棺畫繪有「鶩銜蛇，土伯吃蛇。」徐暢《璽圖》引孫作雲、郭維德等學者之說，認係古代神話中的風神「飛廉」——亦即古籍中的「飛廉」或「蜚廉」，《廣雅》云：「風伯謂之飛廉。」、《楚辭·離騷》有：「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另《淮南子·俶真訓》載：「若夫真人，則動溶于真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于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注云：「蜚廉，獸名；長毛有翼。」

中國古籍中的飛廉（或蜚廉）除了是神話中的風神——職司功能如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風與大氣之神恩利爾；也可能是帶翼的長毛獸，善走，能奔騰啟路

²⁶。

²⁶ 同注 23，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第 393-395 頁。

12. 禺彊：

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人，海神兼風神之職。

圖像作人面鳥身正立、鳥身兩手生有兩翼，頭上兩耳珥蛇，雙足踐蛇，與《山海經·大荒北經》所載：「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蛇，踐兩青蛇。」的「禺彊」相合；《大荒西經》或作「弇茲」、「禺京」，雕像又見於新鄭出土的銅器紋飾上，皆海神形象。《淮南子·地形篇》有：「隅彊（即禺彊），不周風之所生。」可知禺彊不僅為海神，亦身兼風神之職——此職能則與美索地區風與大氣之神恩利爾同。

此印為戰國時代銅印，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圖 38）。



圖 38 上海博物館藏
禺彊圖像璽
（摘自《上博》）



圖 39 共工圖像璽
（摘自《璽彙》）

13. 共工：

《路史》引《歸藏·啟筮》載「共工」為：「人面、蛇身、赤髮。」《左傳》則稱其「發水為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攸關共工事聞見《淮南子·天文訓》和《山海經·海內經》。

《圖彙》錄有一方圓形印，可見側首披垂長髮，單足蛇身，人面則未能確認，圖像類近共工（圖 39）；做為水神，職司近美索地區的恩基／艾阿，只是恩基為淡水之神²⁷。

14. 吉爾伽美什(Gilgamesh)：

吉爾伽美什是史詩《吉爾伽美什》敘事詩中的英雄人物，開始出現於紀元前四千年前；原為烏魯克國王，其英雄形象與豐功偉績，在後世傳開且潤飾之後，成為半神、半人的英雄。

從公元前 4,000 年迦勒底(Chaldea)的滾筒印章中，就已發現了半神半人的英雄

²⁷ 同注 23，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第 397 頁。

吉爾伽美什和半人半牛的伊葉巴尼(Eabani)搏鬥的最早印跡。

約西元前 2,400 年在特羅發現路加爾安達(Lugalanda)印章印痕之球，現藏巴黎羅浮宮：印章上描繪《吉爾伽美什敘事詩》中英雄與動物之打鬥場景。

人首公牛代表肥沃的土地，但也代表冥府與地下世界。蓄鬚長髮的英雄通常被認為是吉爾伽美什，從這個年代起，他似乎就象徵著肥沃的水。獅頭老鷹代表帶來甘霖的雷雲，也是拉卡希城和統治王朝的主神寧吉爾蘇(Ningirsu)的象徵動物（圖 40）。



圖 40 約西元前 2,400 年的路加爾安達印章印痕之球
描繪吉爾伽美什敘事詩中英雄與動物打鬥場景
(摘自《文曙》)



圖 41 印度河文明仿自美索地區
英雄搏獸押捺印封泥印跡
(摘自《印藝》)

印度河文明中有一枚圖案為叉開兩腿站立的人像押捺印，伸出雙手遏阻左右兩邊侵襲的老虎（圖 41）；在蘇美地區習見這種以吉爾伽美什為題材的英雄與野獸打鬥主題，所不同的是兩者皆為獅子或獨角帶翼天馬（圖 42）。

據圖像又可見似為人與二虎戲樂的景況，因此也有一說係後世馬戲團衍生的源流²⁸。



圖 42 吉爾伽美什搏獸滾筒印章及印跡（摘自《巴修》、《近印》）

²⁸ 同注 1，第 127 頁；注 18，拙著：《印章藝術》，第 53-54 頁及小田玉瑛：《シルクロードの印章》，光琳社出版株式會社 1988 年 6 月版，第 79 頁。

(二)神獸

在公元前 600 年前後巴比倫的一塊泥板上曾刻有巴比倫人對世界和宇宙的認識，以及棲息在遠離巴比倫偏遠地區的神獸的名稱，也對這些神獸透過說明文字做了描述。如同武器、星體或無生命的符號皆有其獨特的屬性，很多美索不達米亞的神也有代表他們的野獸——有些是自然界的動物，但更常見摻雜想像所組合的創造物。有時野獸在藝術等方面的表現象徵著各路神仙，某些站在個別神靈旁的野獸被示以眾神的各自功能。

從哈拉帕（Harappa）出土押捺印或陶牌中，我們也看到一些雜糅想像所組合的創造物（一說「嵌合體」），集合了不同動物的部份組合成特異的神獸，或單以動物（尤其是公牛）軀體，結合有角的雙頭或三頭在一枚印章中，呈現迥異尋常的神獸。

1.人首牛身或牛首人身等創造物：

在美索的神話故事中，有許多以人結合動物形的神獸，這些源自美索不達米亞帶有人類的頭，例如人首牛身有時也戴著角形的圓錐形頭冠，顯示出牠們是與土地的肥沃力量有關的保護神。

圖 43 中「牛人」的頭和上半部軀幹是人類，但牛角、下半身和腿是牛的形象，首先出現在早王朝中期（公元前 2,750-前 2,600 年），牠們是普遍使用在滾筒印中的生物。牛人常單獨出現，在比較炙烈的動物比賽場面，會出現成對甚至三隻，有時則出現牠與人物的爭鬥；到後來的早王朝後期（公元前 2,600-前 2,350 年），在石刻雕像中常會伴同一位蜷髮的英雄——這種人物較量的場景反而成為阿卡德時期的藝術中最常見的主題。



圖 43 約西元前 2,340-前 2,279 年薩爾恭統治期間
美索地區英雄與動物格鬥之滾筒印跡
(摘自《文曙》)



圖 44 西元前第八至第七世紀
薩爾恭二世統治期間英雄制伏有翼獅身獸滾筒
印 (摘自《文曙》)

在西元前第八世紀—西元前第七世紀亞述地區常見英雄制伏有翼獅身怪獸的滾筒印章，傳統的英雄與動物格鬥的主題在新亞述時代重新獲得眾人的喜愛，不過這種對稱形式的構圖——以或帶翅膀、或無翅膀的英雄居中，被他制服的兩隻動物或怪獸分居兩旁——從薩爾恭二世（Sargon II，西元前 721-前 705 在位）統治期間才開始出現。在滾筒印中，半跪的英雄在對抗兩隻有翼獅身怪獸，這種圖像應該源自新巴比倫；必須說明的是巴比倫或亞述的圖像主題或雕刻手法都很接近，若無法確認某些作品的正確出處，就很難清楚地區別他們的來源²⁹。（圖 44）

《史記·補三皇本紀》載：「炎帝神龍氏，姜姓母曰少登，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北京故宮藏有一方白文璽，圖像作人身牛首（圖 45），與古籍所載炎帝形象合。在中國，炎帝創始農業，被尊為神農氏，為人文之祖。

古籍中常透過人們的崇敬與想像，將始祖或神祇描繪成半人半獸或半人半禽等形象，以彰顯超凡的神力——在東西方的神話中，這一點原始的想像動機無疑都是相同的。

牛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已極為普遍，至於與農業有關的犁耕則晚至戰國才開始興起；將炎帝描繪成人身牛首的形象，可能與創始農業有極為重要的關係。

²⁹ 同注 1，第 248 頁。



圖 45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炎帝璽 (摘自《故尚》)



圖 46 伊希塔城門上蛇龍壁飾
(摘自《巴修》)



圖 47 龍印
(摘自《尚臆》)

2. 龍印：

從大量來自美索地區所殘存的粘土板、壁畫和印章中，可發現留存許多神話中龍的圖像，這些描繪宗教題材的圖像主要功能是奉獻或象徵符號。

現藏於德國柏林 Vorderasiatisches 博物館的伊希塔城門，可特別辨認出這隻象徵伊希塔的龍是一隻混雜各種牲畜的創造物：在阿拉伯腹蛇頭上長有兩支捲曲的角，通常以側面呈現；長頸鹿般的長脖子、如貓（或虎、獅）般的前腳正輕巧地行走；後面的兩隻腳，呈顯出捕攫鳥禽的利爪；在如蛇般的尾巴尾端則是毒蠍的螫（圖 46）。

在中國，龍也是傳說中想像的一種動物，隨著歷史的遞嬗，不斷受到歷代藝匠、巧師的隨機增繁而改變形象，集蛇身、獸腿、鷹爪、駝頭、魚尾、鹿角、鯉鱗於一身。

東漢學者王符認為：「其形有九似，頭似駝、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是也。」³⁰合九種動物於一身的形象，與現今流行的形象極為接近。

1954 年出自四川巴縣冬筍壩船棺五十號墓的戰國時代銅印，現藏故宮博物院（圖 47）。因形象簡化，或有人稱為獸形；檢河北易縣燕下都戰國時期的半瓦當龍紋與此相較，形近而鬣髦更加繁複。此外，山東滕縣黃安山嶺的漢石刻畫像、山東安丘漢墓出土的雲車畫像石和湖南長沙馬王多一號漢墓出土的帛畫中

³⁰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麟部第 43 卷，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76 年 12 月，第 9 冊，第 137 頁。

都有龍的圖像，基本造型都承繼了先秦的傳統³¹。

3. 麒麟：

中國傳說的神獸，傳其形象為麇（麇）身色黃、牛尾、馬足、狼項而一角；後經世人參照古籍傳說加以潤飾，遂融獅、虎、牛、龍等形象於一體，成為透過想像創造的一種瑞獸。

《宋書·符瑞志》云：「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見山東嘉祥武梁祠石刻畫像。《肖臆》除「麟印」又收錄「獲麟印」，一橢圓形，戰國時銅印河南商丘出土；一方形，漢銅印，山東博物館藏（圖 48）。黃賓虹釋為「獲麟」，王伯敏稱橢圓者與戰國時〔鄭子戈〕銅兵器圖徽相近，圖像參山東寧武出土的漢代畫像磚。傳為瑞獸，「見麟大利，獲麟則天下安泰。」事見《春秋》與《史記》³²。



圖 48 獲麟璽
(摘自《肖臆》)



圖 49 英國劍橋大學藏押捺印中的龍圖像
(摘自《巴修》)

圖 49 係新巴比倫和波斯時期所發現的史前美索不達米亞押捺印，現藏於英國劍橋大學菲茨威廉(Fitzwilliam)博物館。這枚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時期的八角形押捺印所呈現的近東地區龍的圖像，反而較類似中國傳說的麒麟。

4. 解廌：

神獸名，《說文》：「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

³¹ Joan Oates: *Babylon. Revised Editi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1986. P.162、198 及同注 23，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第 4-5 頁。

³² 同注 23，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第 9、59 頁；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第 128-129 頁及上注 Joan Oates: *Babylon. Revised Edition*. p.137。

《史記》作「解豸」、王充《論衡·是應》作「𧢲𧢲」、《後漢書》、《文選》作「獬豸」、《廣韻》稱「𧢲」，物同而字異。

《後漢書·輿服志》：「獬豸神羊，能辨曲直。」《晉書·輿服志》載：「獬豸，神羊，能觸邪佞。」又漢代楊孚《異物志》亦云：「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鬥，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製衣冠。」以古代決訟令觸不直的神獸獬豸做為執行司法所戴法冠，象徵正直廉明，也成為清代御史及按察史補服的圖案。

古籍獬豸有作一角之羊、一角之牛，另圖像見山西長治分水嶺出土的戰國刻紋銅匜，一獸似鹿長角、彎長頸、長腿長尾，低首作以角相抵狀。綏德漢代畫像石中獨角獸，則為牛身，頭長一尖角，或直或彎，長短不一，各具形態，唯皆作抵角狀。可見先民在描繪神獸圖像時憑藉想像，將「觸不直者」主題加諸於不同動物身上，或似羊、或似鹿、或似牛，充分發揮豐富的創造力。

北京故宮收有一方覆斗紐圓形朱文獬豸玉印（圖 50），屈身作以角相抵狀，係獬豸印中較佳者，惜《故肖》誤為羊紋印。



圖 50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獬豸圖紋璽（摘自《故肖》）



圖 51 西元前 2,300-前 1,750 年
古印度文明獨角獸印章與封泥印跡（摘自《早人》）

印度河文明的押捺形印章通常以陰刻的獨角獸動物為主，其中含短角牡牛、瘤牛(humped ox)、水牛和犀牛等大型動物，有些考古學者認為這些動物具有當時宗教上的神聖地位，也有可能代表氏族的族徽；另有加上角的大象和加上牛角的動物，都是受美索地區影響所產生的複合圖像。關於獨角牛身的獨角獸（圖 51）雖與中國的獬豸形似，唯多作靜止側面形，未作屈身抵觸狀，顯與獬豸不類。

有一說認為這種獨角牛是西弗的原型(Proto-Siva)，後來演變成吠陀教(Vedism)及印度教的西弗神；1975 年 D. Srinivasan 氏則認為此一圖像只是哈拉帕文化的宗教裡具公牛頭而表徵肥沃、豐富之神³³。不過，從美索地區的滾筒印中，我們也發現有些獨角牛的印跡，有的則獨角與雙角並列於同一方滾筒印中，個人以為這是描繪正側面或偏側面等不同角度所呈現的不同動物圖像（圖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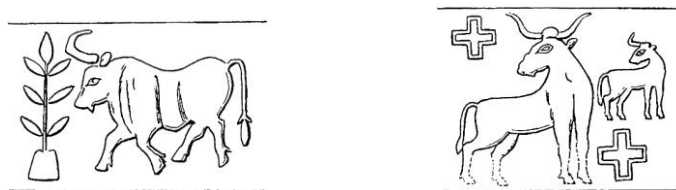


圖 51 Kassite 時期獨角與雙牛角並陳的公牛圖像滾筒印印跡摹本（摘自《西亞》）

5.三首鳥紋璽：

見於《故肖》及《鐵印》（圖 52、53），兩印皆圓形陰紋圖像，除中間作正側面鳥首，肩部左右方各增一側形鳥頭；下方偏右似四足，左方則有開展尾翎。



圖 52 三首鳥紋璽
（摘自《故肖》）



圖 53 三首鳥紋璽
（摘自《璽圖》）

《山海經·西山經》載：「（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餘，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御兇。」〈南山經·基山〉又云：「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鷖鷖。」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有〔三頭鳳紋繡紋樣〕，正面鳳首如梟、屈腿，左右雙翼翼端作鳳首內勾，人稱「三頭鳳」（圖 54）。

彭浩認為與商周以降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所採用的平面展開構圖法同，透過不同的觀察，按照繪圖者的觀察點將不同角度的圖像拼合成一幅圖像，便產生出一鳥三頭的現象——此一現象有若現代畫的立體派。從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我們

³³ 同注 23，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第 62-63 頁；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第 354-360 頁及注 18，拙著：《印章藝術》，第 51 頁。

也看出這種端倪，遲至東周時期仍見其子遺。不論是馬山一號楚墓的「三頭鳳」或湖南長沙子彈庫帛書中夏五月的「三頭神」神像（圖 55），應該都是採用這種構圖法——其實都是由一個頭拼合的圖像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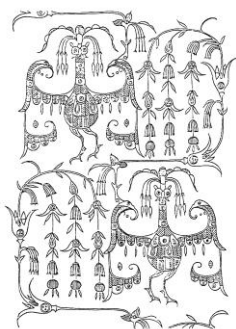


圖 54
江陵馬山一號楚墓
三頭鳳紋繡紋樣摹本
摘自《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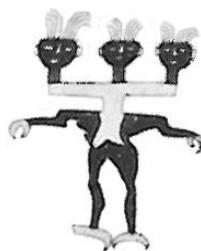


圖 55
湖南長沙子彈庫
戰國楚帛書三頭神
摹本
摘自《楚帛》

6.多頭獸：

印度河文明中從卡里班根(Kalibangan)出土了部份以公牛軀體為主、包含三頭獨角牛首的押捺印（圖 56），其中可見獨角與雙角並列於同一方印章中；如前所述個人以為這是描繪正側面或偏側面的不同角度，所導致的不同動物圖像。在柏林佩加蒙博物館(Pengamon Museum)中，我們也發現薩爾恭時期 Khorsabad 宮殿的人首帶翅巨牛，前面雙腿雖並列，中間出現第五隻腳（圖 57），呈現走動的動態，主要也是因描繪不同的角度或時態，拚合後所呈現的圖像。



圖 56 Kalibangan 出土的三頭獨角牛首神獸押捺印（摘自《印成》）



圖 57 薩爾恭時期 Khorsabad 宮殿的
人首帶翅巨牛（筆者拍攝）



圖 58 迴旋圖式印度河文明押捺印
（摘自《哈獸》）

³⁴ 轉引自注 23 徐暢：《先秦璽印圖說》，第 389 頁。

從這些三頭獨角牛首公牛軀體的押捺印，我們也看到結合不同動物頭部組合的迴旋圖式印度河文明押捺印（圖 58），這種衍伸的迴旋構圖形式，可見到當時藝師、匠人突破舊有藩籬的巧思。

7. 複合獸：

如前述德國柏林佩加蒙博物館的伊希塔城門上，代表伊希塔象徵獸的龍是一隻混雜阿拉伯腹蛇的頭角、貓（或虎、獅）的前腳、後腳如獵禽的利爪、毒蠍的螫尾等複合獸（一稱「嵌合體」）；在中國，則是集蛇身、獸腿、鷹爪、駝頭、魚尾、鹿角、鯉鱗於一身的龍。從印度河文明中，我們也看到哈拉帕文化中也出現為數眾多的複合獸（圖 59、60），其中雜糅的動物特徵甚多，在小小方寸之間更可發現設計者將人與動物的各種特性集於一身，透過宗教彰顯無與倫比的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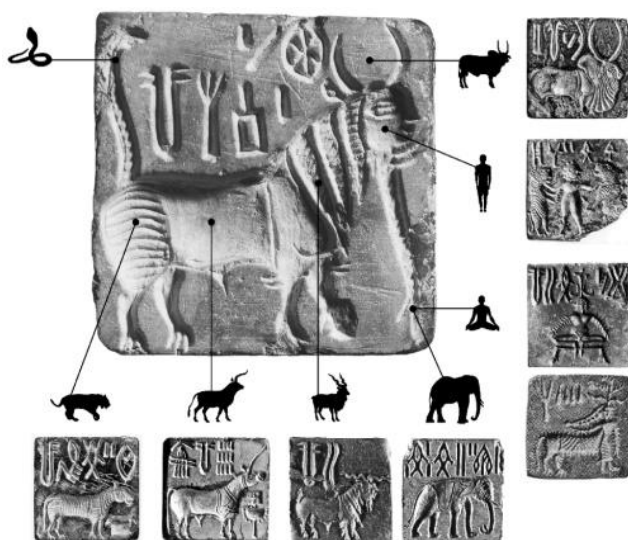


圖 59
集合人與各種動物特性的複合獸
(摘自《哈獸》)



圖 60 以公牛軀體集合各種動物特性的複合獸 (摘自《哈獸》)

(三)其他：

在美索地區早期有許多對坐場景或吸飲酒類的圖像，除呈現 6,000 多年前蘇美人成熟的釀酒技術，這類圖像竟與中國背坐或對坐印極為相似（只是中國印章中人物皆作側形、手上皆執一物）。從美索地區可見這類印章中有許多以大眼圖像呈現的人物，對比中國的印章竟也出現部分相同的人物圖像，從「比較印章學」的角度似可提供另一個研究的方向。

1.美索地區大眼像：

西亞滾筒印多對坐場景印，更多的是描繪兩人對坐以長吸管喝酒的畫面（圖 61、62）。距今 4,000 到 6,000 年前，蘇美人已開始大規模製作和消費麵包和酒，約在西元前 1,800 年左右從蘇美古城烏爾出土了許多磚砌的爐竈和烹飪竈；另從蘇美的泥板記載，可知 6,000 多年前已經有了成熟的釀酒技術，並發明一種喝酒用的飲酒管，以過濾酒裡面的殘渣。



圖 61 大眼像對坐及背坐吸飲酒類滾筒印跡（摘自《古藝》、《近印》）



圖 62 大眼像對坐、背坐及宴會場景滾筒印章與印跡（摘自《文曙》、《近印》）

在滾筒印中不乏此種兩人對坐飲酒的圖像，其中也包括早期以大眼圖偶為例的非人類圖像，有學者以為或採外星人圖像為範本所做的人物。

關於蘇美的起源，是學術界「亞述學」和「蘇美學」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蘇美人大約在公元前 4,500 年左右來到兩河流域，並建立了國家，因蘇美的地名才被後世稱為「蘇美人」。

儘管如此，從考古發掘的蘇美時期雕像和出土的遺物特徵來判斷（圖 63），與美索不達米亞原先更早的居民「烏拜德人」和後來進入兩河流域的閃族人都很不一樣，因此衍生了各種莫衷一是的揣臆。其中最奇特的「外星說」即認為蘇美人是外星人，主要的根據是蘇美人總在高山頂上尋找他們的神，除了每個神都和一個星星有關，他們所塑造的神的形象竟然都與一般的人類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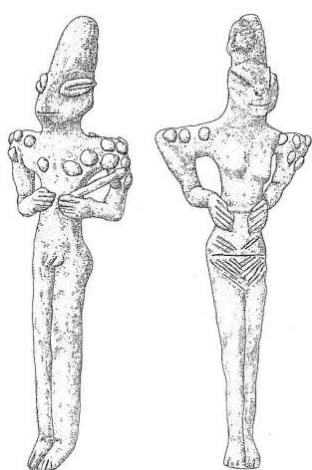


圖 63 西元前五世紀烏拜德時期
分別從埃利都和烏爾出土的男女陶偶
(摘自《神符》)

在蘇美人的繪畫和圖像中，如前述楔形文字中星(𐎶)與神(𐎵)的符號近似，星星的樣子與現今我們所畫的也完全相同；再則這些星星的周圍有時還圍繞著幾個星星，在缺乏現代科技的觀測條件之下，著實無法了解六、七千多年前的蘇美人究竟依據何種理論解析出某些不動的星星會帶有幾個行星？此外，根據一塊黏土板文書所記述的敘事詩，與現代人在宇宙飛行中對地球的感知極為近似，故有此說³⁵。

2.敘利亞大眼偶：

從敘利亞東北的布拉克土丘(Tell Brak)遺跡曾出現數千枚西元前 3,500 年的「目偶」(圖 64)，可能為護身符或神殿的貢納品，該建築物因此而有「眼的神殿」(或稱「眼寺」)之稱。

³⁵ 同注 7，陳曉紅、毛銳：《失落的文明·巴比倫》，第 60-61、32-34 頁。



圖 64 約西元前 3,500-3,300 年
敘利亞東北部 Tell Brak 眼寺的大眼偶像群
(摘自《古藝》)



圖 65 日本岡山市立東方美術館藏
約西元前 3,600-3,000 年烏魯克時期大眼偶像
(摘自《競古》)

日本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Orient）美術館藏有約公元前 3,600 年～前 3,000 年得自敘利亞的烏魯克期「目偶」兩尊，一石灰岩質稍殘，獨剩雙眼部分，一為閃石（圖 65）。另有從敘利亞北部出土的地母、女神及神像土偶，年代約西元前 2,500-前 2,000 年，具為「大眼睛偶像」。

3. 中國背坐或對坐印：

檢《尚全》頁 120-124 背坐、對坐或同輦背坐、同輦對坐印二十六見（編號 0289-0314），其中背坐印 11 方、對坐印 4 方、同輦背坐印 8 方、同輦對坐印 3 方，俱為白文印；印章圖像中人物皆作側形、手上皆執一物。

極為巧合的是前述西亞滾筒印中這種兩人對坐或以長吸管吸飲甕中飲料（啤酒）的人物，有許多皆為大眼圖偶的疑似非人類圖像，對比《尚全》頁 120-124 背坐、對坐或同輦背坐、同輦對坐印 26 件中，竟有數件也呈現大眼偶圖像（參《尚全》頁 120 編號 0289，頁 123 編號 0307、0309），另頁 109 編號 0254 的人物及頁 347 編號 1415 居中的人物和左邊的動物也呈現大眼偶形貌（圖 66、67）。



圖 66 兩人背坐、對坐圖紋印
(摘自《尚全》)



圖 67 兩人同輦背坐、對坐圖紋印
(摘自《尚全》)

《上海博物館藏印選》（簡稱《上博》）頁 115-4 有一方〔大利〕、〔雙人背坐尚

形〕兩面印，其中雙人背坐印（圖 68）在中國同紋印章大眼偶圖像中最佳；左方人像頭反顧，似對右方人物喃喃囁語，畫面生動別富逸趣。個人以為這一批印章有可能受到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藉用滾筒印中的素材，將這種大眼偶圖像納入人形頭部當中。



圖 68 上海博物館藏
大利〕兩面印 雙人背坐圖紋印及墨拓
(摘自《上博》)

三、小結

就東西方印章肖形印中的神祇而言，西方印章的神靈常借用形象符號、象徵動物或人物旁襯的物體，以彰顯神的個性；整體畫面透過這些組合人物、符號、象徵動物或旁襯的物體，架構成背後蘊涵象徵意義的主題，在釋讀時須同時考慮相關神祇在神話、傳說及職司的功能，而並非以印章圖像做單純、表面化的解讀。

西方印章中的神祇連同印度河文明的濕婆神，有時會以男性、女性或半男半女的不同形象呈現，這種借用不同的法相與化身，主要顯現神靈不可預知的超凡神力；中國及古印度的大部分肖形印，則直接以圖像顯現神祇的特徵與主題。

先民對於自然界的山川、日月、星辰、雷電與風暴，由敬畏而興起祈想與心靈寄託，依神祇及其職司功能，藉由豐富的想像將創意呈現在印章上，儘管名稱各異，呈現的方式與神像造形竟然極為雷同。有些神祇透過不同的民族遞嬗，儘管名稱或相近、或各異，從比對職司功能，也能發現彼此之間透過廣泛接觸而流播的脈絡。

對於某些神獸如獨角公牛及複合獸（或稱「嵌合體」）的創意發想，在不同文明中透過不同的想像，不論美索地區、古印度與中國印章，冥冥中也竟然彼此契合。

在東西方印章近七千年歷史中，儘管時空背景差異甚鉅，對於某些雖尚無實證以釐清連繫環節——例如西元前 3,600-前 3,000 年美索地區的大眼偶像和中國

漢銅印的背坐、對坐或同輦背坐、同輦對坐印，藉由肖形印中的圖像，透過實物比對、年代排比，從中也可梳理出彼此之間的關係，對「比較印章學」探究源頭、流向等，也提供了另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

參考書目

每書後（）中書名為本文中該書簡稱

一、學報、期刊

- Dennys Frenez and Massimo vidale: *Harappan Chimaeras as ‘Symbolic Hypertexts’*. *Some Thoughts on Plato, Chimaera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South Asian Studies. 28:2, Sep. 2012, 107-130, London:Informa Ltd.（哈獸）
- Jonatian Mark Kenoyer: *Master of animals and Animal Masters in the Iconography of the Indus Tradition*, The Master of Animals in Old World Iconography. 2010, 37-58, Budapest:Archaeolingua Alapítvány.（印影）
-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dus Seals: An overview of Iconography and Style*, Ancient Sindh.9, 2006-07, 7-30, Khairpur(Sindh):Shah Abdul Latif University.
- Marta Ameri: *Regional Diversity in the Harappan World: The Evidence of the Seals*, Connections and Complexity: New approaches to the Archeology of South Asia. 2013, 355-374,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Inc.
- Massimo vidale and Dennys Frenez: *Indus Components in the Iconography of a White Marble Cylinder Seal from Konar sandal South (Kerman, Iran)*, South Asian Studies. 31:1, Apr. 2015, 144-154, London:Informa Ltd.（印成）

二、中文書籍

-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上海博物館藏印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8月。（上博）
-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3年9月。（肖臆）
- 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y

- Aurel Stein), 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8 年 5 月。
- 李允文主編，《文明探源—美索不達米亞》，臺北市：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8 月。
 - 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7 月。(楚帛)
 - 李鐵匠，《長河落日—重返巴比倫文明》，臺北縣：世潮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 12 月、2001 年 5 月。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76 年 12 月。
 - 林文彥，《印章藝術》，屏東市：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8 月。(印藝)
 - 周旻樺，《文明的搖籃—美索不達米亞》，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 年 3 月。
 - (美) 布朗主編、李旭影等譯，《美索不達米亞：強有力的國王》，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 月。(美強)
 - 約翰·鮑克作、蔡彥仁等譯，《認識世界宗教》，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
 - 徐暢，《先秦璽印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1 月。(璽圖)
 - 陳曉紅、毛銳，《失落的文明·巴比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 年 11 月。
 - 張正明，《楚文化史》，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 79 年 4 月。(楚史)
 - 康殷，《古圖形璽印彙》初集，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 4 月。(璽彙)
 - 康殷，《古圖形璽印彙》續集，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 4 月。(璽續)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委會編，《文明曙光：美索不達米亞》，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 年 8 月。(文曙)
 - 溫廷寬，《中國肖形印大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 5 月。(肖全)
 - 葉其峰，《故宮博物院藏肖形印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年 9 月。(故肖)

- 潘禧、方振寧等著，《美索不達米亞藝術：藝術家專輯別冊》，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3 月。（美藝）

三、外文書籍

- 小田玉瑛，《シルクロードの印章》，京都：光琳社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6 月。（絲章）
- 上野照夫，《インドの美術》，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4 年 7 月、1981 年 4 月。
- 須藤寛史編，《銘文に秘められたオリエントの世界》，岡山：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2012 年 11 月。（銘古）
- 須藤寛史編，《競演!オリエントと中南美》，岡山：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2016 年 7 月。（競古）
- 新關欽哉，《ハンコロジー事始め：印章が語る世界史》，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1 年 9 月。
- 新關欽哉，《東西印章史》，東京：東京堂出版，1995 年 6 月。
- 藤井純夫編，《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館藏品目錄》，岡山：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1991 年 3 月。
- Dominique Collon: **Ancient Near Eastern Art**. California: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古藝）
- Dominique 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7, 2005.（近印）
- Dominique Collon: **7000 Years of Seal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 Early People**.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1989.（早人）
- Henri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A Documentary Essay on the Art and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The Gregg Press Limited, 1939, 1965.
- Henritta McCall: **Mesopotamian Myths**.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美

神)

- 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s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ustin:Sixth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2006. (神符)
- Joan Oates: *Babylon. Revised Edition*.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1986. (巴修)
- Joanna S. Smith: *Script and Seal Use on Cyprus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Boston: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2002.
- Mortimer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 Roy C. Craven.:*Indian Art: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Thames & Hudson, 1976, 1997.
- Short Guide Pergamon Museum: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useum of Western Asiatic Antiquity*. Berlin:Philipp von Zabern, 1995.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Vorderasiatisches Museum: *Die Stempelsiegel im Vorderasiatischen Museum Berlin*. Berlin: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7.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 *Short Guide Pergamon Museum*, Berlin: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 Venetia Porter: *Arabic and Persian Seals and Amu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1.
- William Hayes Ward : *The Seal Cylinders of Western Asia*, Washington: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1910. (西亞)

四、網站

- <http://www.harappa.com> , 2016 年 9 月 1 日 pm2:40 瀏覽。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 2016 年 9 月 11 日 am9:16 瀏覽。

